

父亲和车

海波

第一辆车

印象中,父亲买回的第一辆车是一辆飞鸽牌自行车,二八的,黑色,很威武,很英气,很俊朗,跟那时的父亲一样。那时候,父亲不过二十八九岁年纪。我也还是个刚刚不穿开裆裤的小屁孩儿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在农村,谁家要是能买一辆崭新的自行车,也是一件挺风光的事儿。通常一大家子只有一辆自行车,兄弟姐妹、姑嫂姐妹们轮流着骑,并且是必定有重要的事,才被长辈允许骑;赶集、走亲、回娘家,或者是未婚的小伙子去相亲见面,骑上一辆崭新的自行车,会是一件很有排面儿的事。

我们家穷,自行车买得算晚的了。不知是攒钱攒了多久,才攒够一辆自行车钱。那时候最大面额的人民币是十元的,家里很少见这种钱,小孩们平时见的最多的,只是一分、二分、五分的硬币,或一角、两角的毛票。而攒够一辆自行车的钱,不知要攒够多少毛票,再换成二十几张大团结,才能够买一辆自行车的钱。

光靠庄稼地的那点收入,显然是不够的。那时候,父亲在镇上五金厂打工,做铁匠,每个月的收入也非常少。而我家买的第一辆自行车,想想当时应该还是借了一点钱,狠心买下的。因为在之前,还发生过一件事,而且是发生在我身上的。

模糊记得是姥姥家买了新自行车,小姨骑着来我家走亲,应该也是有显摆的意思,那时候的小姨也不过是十几岁的孩子。

而当那辆崭新的自行车放到我家院子里的时候,我当时整个眼神都直了。真好呀!于是,我趁大人们都不注意,迫不及待地蹬了上去。只听“咣当”一声,自行车倒了,我被砸到了底下,疼得哇哇大哭……

大人们闻声赶来,也都吓坏了,因为我满脸都是血……

经历了这一次事故之后,父亲决定我们也要买一辆自己的自行车,意在不再让我再那么新鲜别人的自行车了。

家里有了那辆自行车后,我在别的孩子面前也有了炫耀的资本,当然在家里,大人们还是严格要求和认真交待,不能轻易动那辆自行车,因为我年龄太小,根本

还够不着骑。

后来,我年龄大一点,就由父亲在后面把着,慢慢学习骑车。再后来,日子慢慢好起来,家里陆续有了不同的自行车。只是,那时候淘气的我们,常常把自行车的链条故意弄断,偷偷把车胎扎破,因为这样,大人在修过、补过几次之后,失去了耐心,我们就可以明目张胆地用链条和车

内胎来自制洋火枪了。

第二辆车

父亲是个农民,但又是一个不太合格的农民,庄稼种得不如别人好。种庄稼种不好,父亲就种瓜,对种瓜这件事,父亲倒比较得心应手,每到夏天西瓜下来的时候,父亲的第二辆车就派上了用场。

父亲的第二辆车,是一辆小拉车。别人家的车多数都是木头做的,而父亲的小拉车是铁的,因为父亲当过铁匠的学徒,就用一些铁管焊了一辆人能拉,牛也能拉的小拉车。这辆小拉车比别人家的沉,拉着费劲,是那时候最令我们头疼的事。

而父亲就用这辆铁的小拉车,卖了一车又一车的西瓜,然后盖起了我们的新房子。

如今,那辆车早不知多少年前就被卖了废铁了,但父亲光着膀子,拉着一车西瓜,流了满身汗,串乡卖瓜的印象却深深而又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第三辆车

后来,市场经济了,光靠庄稼地里刨食已明显不行了,村里人外出打工的打工,做小生意的做小生意。父亲年龄偏大了,又没什么手艺;做生意,父亲好像又没那个脑壳,家里更没那个本钱。

父亲买了辆人力三轮车,到市区车站拉活儿了。是朋友介绍给他的,说干这个省心,也能挣到一点钱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汽车还很少,四五线的小城市好像还没有出租车,那些下了火车或长途汽车的人,如果路远都要坐人力三轮车去办事,或者去进货。短途的两三块,二三十里路远的十块、八块。

那时候,我已在另一个城市上大学专科,花销逐渐增大。而父亲拉活儿挣的钱,基本就供我的学费了,父亲每隔两个月给我送一次钱,后来变成每个月送一次钱,基本都是一些散票。

那时候,我已懂得爱慕虚荣。因父亲送的钱少或者不及时,还厌弃过他。现在想想,真是有点年少混蛋,那是父亲严寒酷暑一脚一脚蹬出来的钱啊。

也是那段日子,父亲染上了喝酒的习惯。喝了酒就要发牢骚,让人有些讨厌。

但有一件事,却让我扎心得疼。父亲有一次喝酒,掉了泪说,有一天晚上,有两个二百来斤的大汉,坐了父亲的三轮车,说要到离市区将近三十里路的一个村子,天晚了,父亲有些不想拉,但想着能多挣几个钱,咬牙答应了。两个大汉,将近四百斤,父亲一脚蹬、一脚蹬地拉起他们。

当快到村子的时候,父亲早已累得不行了,明显蹬得慢了,那俩人就抱怨,说不坐了,跳下车来扔给父亲十块钱。父亲一下子急了,说好的二十五呀?

但那俩人却凶狠狠地说,就这十块,不要连这个也没有了,说着就往兜里揣。父亲敌不过两个大汉,就转变态度近乎央求了,说不给二十五,就给二十吧。这么个大黑天儿的,都不容易。

那俩人把眼一瞪,说不容易的多了,挥起拳头要揍父亲。

父亲没办法,孤身一人,在人家的地盘不得不低头。只是,往回骑的路上,全身被汗水湿透的衣服,还有酸痛腿,心里窝着的火与委屈……父亲蹬着蹬着,眼泪就哗哗地掉下来了……那时,父亲已四十六七岁了。

父亲终于老了,再也蹬不快三轮车,再也拉不动太沉的货,与此同时,出租车多了,私家车也多了,父亲没多少生意了。

我长大后才明白,父亲用他仅有的壮年时的力气,在那座城市里,蹬出了一个长征,挣了他儿子的学费,然后不得不与那座城市永远不能接纳他的城市告别。

第四辆车

父亲越来越老了,头发白了,腰弯了,腿和腰椎间盘还落下了毛病。父亲又回到农村种地,还是种不好。只是种好了又如何呢?电费涨了,水费涨了,化肥钱涨了,农药涨了,唯有粮食的价格没涨多少……

种瓜,父亲也再弯不下腰了;拉车,父亲也拉不动了。

好在,社会发展了,科技进步了,父亲

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,上街、赶集,买菜,换面,方便多了。只是父亲老了,一天比一天老。

那几年,我在城里混得也不轻松,房价一天比一天涨得凶,像发射火箭,而我的工资却像是蜗牛,慢得让人上火。只好,在工作之余,干一些零活儿,好凑够一套可以安家的小房子的首付。

为了这,我把一周半的片子放在了老家,于是父亲就骑着他的电动三轮车拉着他的孙子,下田,赶集,送幼儿园,风雨无阻。孙子在电动三轮车上淘,在三轮车上闹,有时哭,有时咯咯笑,而父亲愈见苍老的身影,一天比一天安静,一天比一天沉默,偶尔也回头冲他的孙子笑笑。

儿子上小学了,我的房买了,父亲用电动三轮车把孙子送到城里来,还送来了几床新棉被,一袋面,一袋玉米面,两大篮子自家种的蔬菜。然后默默骑着他的电动三轮车消失在小城街道的车水马龙中。没顾得在我的新家喝一口水。

父亲说,得赶着回去浇地呢。

第五辆车

我也变成个踏实努力的中年人,工作、上班、写稿、出书、拿奖,日子慢慢好起来了。

我也要买一辆汽车。本来,想好的,要买个跟帮带遛儿的,钱早在银行卡里了。可是,去市区买车的时候,改主意了,因为在公交车站,看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大爷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在极力地拉客,好多人都摇头不坐,我的心一下子就被烫到了,不敢再多看一眼。

到了4S店,买了一辆最便宜的、低配的车。

我开车回了老家,父亲有些吃惊,但似乎又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:他的儿子买汽车了。

我说,爸,咱开着车去赶年集吧。父亲说,有三轮呢,三轮更方便。但我还是执意要父亲坐我的车去。

父亲答应了。

父亲换了新衣,坐到车后座上,一路上无语,回来的路上也无语。而我却分明能感到他心中的惊涛骇浪,我心里也有一份惊涛骇浪……



陪伴

吕同瑞 摄

母亲的手工月饼

任万杰

中秋节对中国人来说,代表着团圆。那一轮圆月,那一块月饼,大家围在一起,月光如水,总有说不尽的相思,诉不尽的乡愁。我家在东北的农村,我小时候家里很穷,月饼是绝对的奢侈品。

孩子们都盼着中秋,那里的风俗家家户户都要做手工月饼。多年过去,如今想来母亲亲手制作手工月饼的情景仍历历在目。母亲先是将面粉和成面团放在一边发着,接着把花生仁、瓜子仁和芝麻分别放在大铁锅里,翻炒出诱人的香味。然后把晾干的冬瓜丝和胡萝卜丝放到小盆子里,倒进糖水和晾凉的果仁脆渍一会儿,再倒入猪油和清水搅拌均匀,最后倒入糯米粉使劲揉,直到把馅料揉到软硬适中。

不用母亲吩咐,我早已经把玉米秸秆抱到灶口,眼巴巴地等着母亲快点为我们包月饼了。母亲包月饼好像没有任何技巧,她只是像擀饺子皮一样把面皮擀薄,接着把馅料包进去团成圆球,放进模具里印出好看的花纹。

最后将月饼放到铁锅里,然后在灶火上烤熟。刚烤出来的月饼香甜酥软,味道不是很

好,母亲一般会烤好的月饼放一晚上,第二天早上再让我们吃。虽略为变硬了些,但吃起来味道独特,依然油酥香甜。

那时,每年母亲不管多忙,都要亲自做上几锅月饼,让我们一直吃到中秋节过完后的八月底。早上上学,总是随手往书包里放上一个,边往学校走边拿着月饼一口一口地吃,母爱的香甜铺满一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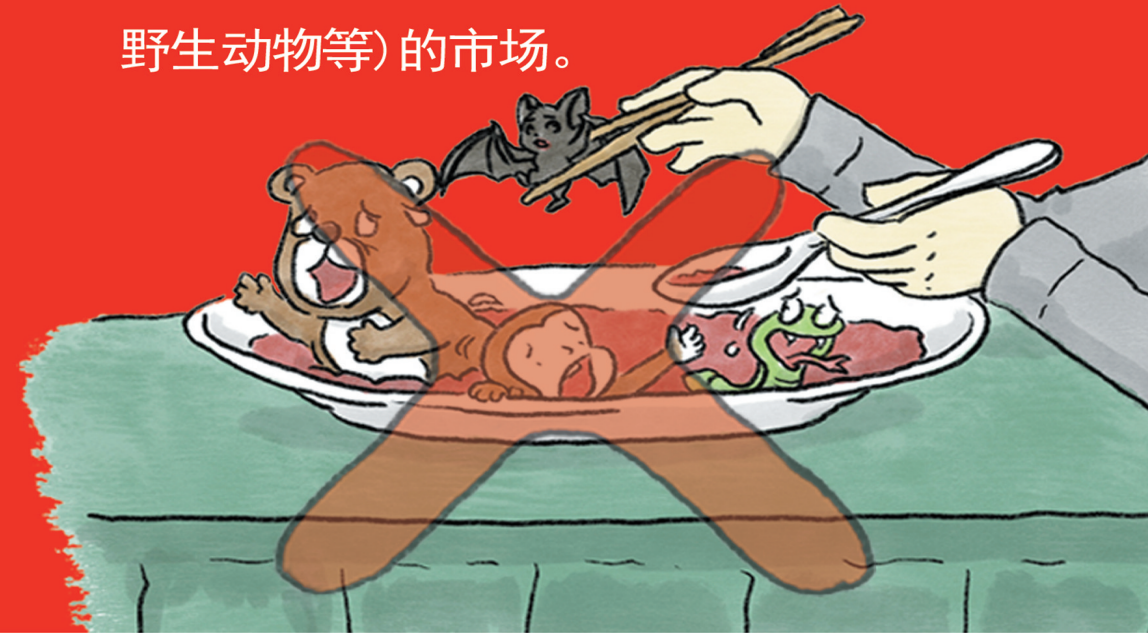
岁月流逝,不变的是儿时味道。童年手工月饼的味道,一直伴随着我从小到大。现在我已经身在外地工作,每年中秋母亲都会从家乡邮手工月饼给我。现在的月饼也品种更丰富了,但我不知道,现在谁还会自己在家做月饼,谁还会吃这种满含母爱味道的手工月饼,虽做工粗糙但我喜欢,因为这里有爱和牵挂。如今,又是一年

的中秋之夜,绵绵的思念随着母亲的手工月饼甜香,飘向远方飘向故乡。

拒野味

不贩卖 不加工 不食用

★不要接触、购买和食用野生动物(即野味);
尽量避免前往售卖活体动物(禽类、海产品、
野生动物等)的市场。



扫描二维码下载
衡水日报客户端
24小时持续更新

四代人的光盘情怀

王晓阳

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”唐代李绅的《悯农》形象地写出了一粒粮食从田间到餐桌的艰辛过程,告诫人们要尊重劳动、珍惜粮食。这也是我家的家风,代代相传。

爷爷是一个读书人,记得我小时候,他常常念叨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,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。”我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意思,爷爷笑着抚摸我的额头,说:“这句话是说,一顿粥或一顿饭,我们应当想着来之不易;衣服的一半根丝或半条线,我们也要常念着这些物资的产生是很艰难的。一句话,凡是有用的东西,就不能轻易扔掉。”我似懂非懂,迷迷糊糊地点点头。朴素的话语,道出了粮食来之不易、当倍加珍惜的道理。

爷爷身体力行,堪称节约的典范。每次打完稻谷,爷爷总要提着一个小桶,认真地在稻田里捡拾散落的稻谷,不嫌脏,也不嫌累,仿佛在捡拾金子一般。看到桶底的一小堆稻谷,爷爷总是笑呵呵的,仿佛喝了蜂蜜,心都是甜的!

每次吃饭前,爷爷经常朗读《悯农》,奶奶听得多了,有些不耐烦,说:“老头子,这首诗你读了好多遍了!”爷爷不生气,反而笑着回答:“不要生气,珍惜粮食,尊重劳动是我家的家风,读这首就是传承家风,让孩子们们俭以养德!”奶奶听后,露出一丝笑容,说:“你说得对,不愧是一个读书人!”奶奶没有文化,一听爷爷说出这么重要的“家风”两个字,瞬间就没有了声音。

有其父必有其子。父亲一生勤俭持家,每次吃饭,饭碗里一粒米也不剩。看到掉在饭桌上的白米饭,他都会捡起来爽快地吃掉,完全不在意别人异样的眼光。至于家中剩下的汤汤水水更是舍不得倒掉,父亲总是大口大口地喝,有时还用舌头把“溜号”的青菜或者米饭舔去吃掉,引得我们一阵大笑。父亲听到,也一起笑了!当然如果食物变质了,就喂猪喂鸡,物尽其用。父亲常常对我说:“每一粒粮食都是千辛万苦种出来的,珍惜粮食就是珍惜劳动成果。珍惜一粒粮食看起来

微不足道,却可以折射一个人的修养品行!”

我牢记父亲的教导,对粮食怀有一种莫大的尊重和珍惜。每次吃饭时,总是盛适量的饭,吃完再添,绝不一次性盛过量,吃不完就浪费了。每次去餐馆,总是点适量的菜,不讲排场,不慕虚荣,吃不完必定打包带走。父亲知道后,高兴地说:“勤俭持家传久远。你继承了节俭的家风,不愧为我的儿子!”

当然,令父亲高兴的不止于此。更可喜的是,他的孙子也从小学会珍惜粮食,每次看到剩下的饭菜,就会伸出小手指,睁大眼睛说:“米饭!米饭!”提醒家人不要浪费,直到剩饭剩菜被消灭干净才肯罢休!

勤俭的家风,不仅仅是一家的。因为它既是小家的,也是大家的。既是民族的,也就是世界的。我们每一个家庭,如果都能把勤俭持家当成传家宝,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美好呀!

有限的付出。期待无限。雄厚的实力。价值永恒。

衡水晚报
微信息

订版热线:2023128